

人物 关注

63岁阿木爷爷走红，这是什么“中国功夫”？



近日，63岁的阿木爷爷凭借一双巧手走红。视频中，阿木爷爷没用一根钉子，一滴胶水，打造出鲁班凳、苹果锁、拱桥、将军案等精致的木制品，引来众多网友称赞。阿木爷爷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超过3800万次，全部视频总播放量超两亿次，“圈粉”117万次。榫卯的起源甚至可能比汉字还要古老，早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，榫卯技术已经出现在原始先民们居住的木结构的房子中。几千年来，榫卯结构也不断地发展、改进，派生出极多的样式，适用于不同的家具和建筑，其工艺之精确，扣合之严密，令世人惊叹。

(人民网)

牛玉亮的非遗影像公开课



《审美力·非遗影像公开课》第六期“牛玉亮一口技”，是2015年支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，在验收中被评为优秀成果，并入选“年华易老，技·忆永存——首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”。在60多年的学习和实践中，牛玉亮不断探索口技发声和运气的科学规律，总结出“循环发声法”和“循环运气法”，为口技的运气和发声开拓了更广阔的气源和声域，进一步丰富了口技表演技法，给观众视听俱佳的艺术享受。

(新华网)

用画笔装饰城市角落



72岁的吴吉人是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北极街道致和南社区的居民。曾从事美术工作的他，退休后仍每天坚持在家练习画画。2015年末，社区开始整治墙壁上的野广告，吴吉人主动担任志愿者，刷掉影响美观的广告，画上了自己创作的墙壁画。如今，他已创作10多幅墙壁画，共百余平方米。“我想用我的画让城市变得更美丽。”吴吉人说。

(中国网)

刘佩琦：北京文化得代代传下去



都市家庭生活剧《什刹海》正在央视一套播出，该剧以什刹海胡同为背景，讲述了官廷菜名厨庄为天一家人琐碎而又充满烟火气的百姓生活。剧中的庄为天与当下的生活氛围格格不入，扮演者刘佩琦表示，这部戏最打动他的就是庄为天对传统文化的恪守，不管是做菜还是做人。他希望通过这部讲述美食的戏，让年轻人多了解北京的人文地域文化，把讲规矩、讲德行的传统传承下去。《什刹海》讲的是美食，说的是传承。剧中老年人公园遛弯、打太极、唱京剧的传统生活被年轻人的新理念影响，年轻人追求新鲜刺激的同时也被老一辈人的德行与匠心感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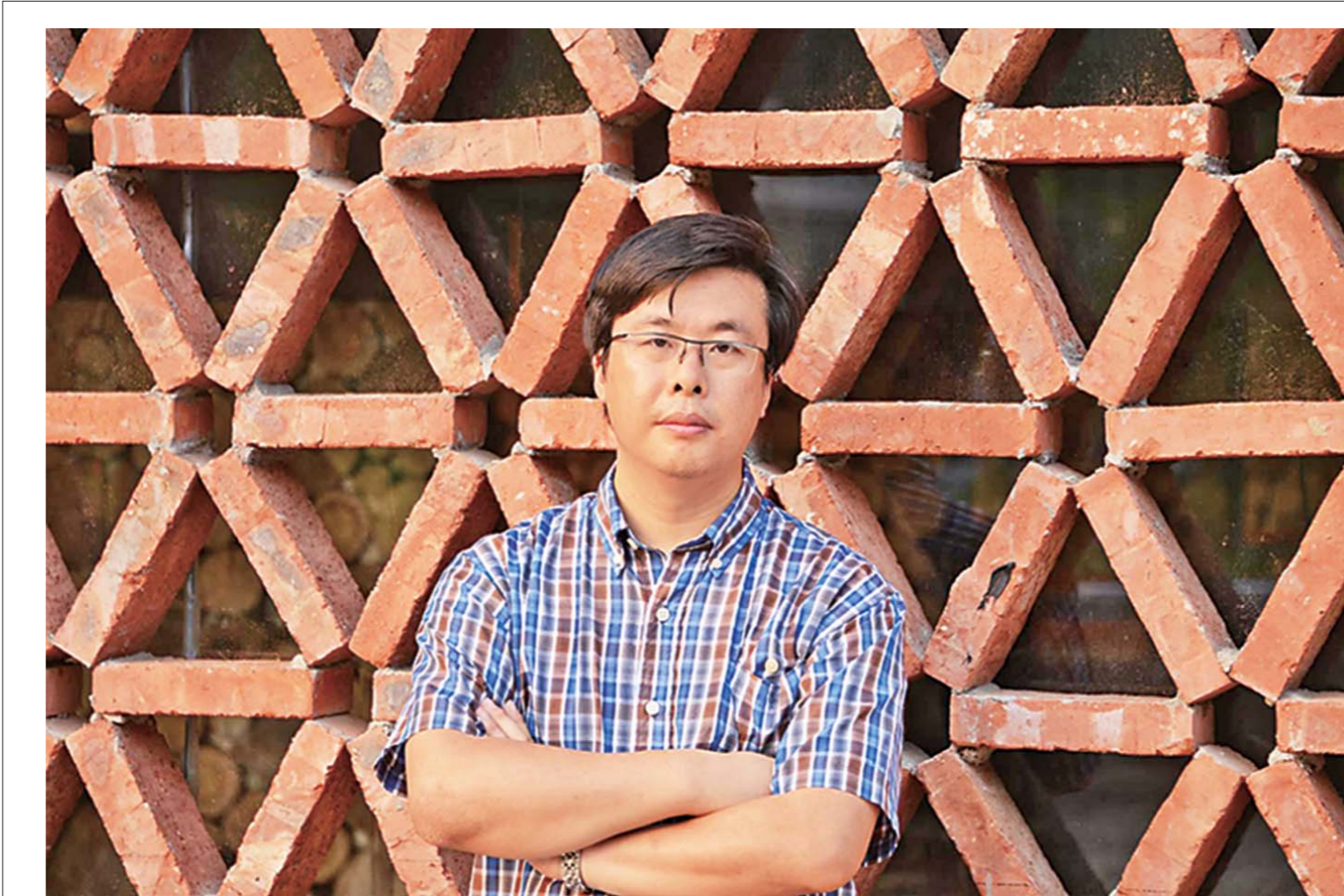
(光明网)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用建筑提亮、激活一个百年老村，让废弃矿坑变身“石窝剧场”，这是记者日前在威海看到的场景。这些建筑的设计者，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教授何崴。

何崴：让建筑激活乡村

□ 本报记者 杨学莹 实习生 郑思莱 本报通讯员 阮宝勇



一个城里人为什么扎到乡村搞设计？何崴说，他小时候，父母常常带着学生去郊区写生，他也跟着去。自己对乡村有感情。这是一种不同于故乡的熟悉感、亲切感，不隔膜。他觉得，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，也是建筑师创作灵感的源泉。

“村庄的活力回来了。”他说。

好的建筑，是容器、酵母、灯塔

王家疃空间整体提升项目之后，何崴在威海还承担了里口山近郊休闲样板片区、环翠户外运动小镇样板片区等规划。2019年，轻户外运动小镇建成了一处两获国际大奖的建筑——“石窝剧场”。

石窝子，是胶东人对矿坑的叫法。石窝剧场，正是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来。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“反向设计”：采矿裸露出来的断崖作为舞台的背景，观众面向石壁而坐，石壁成了观演的对象之一。看台下边还“藏”着一处房子，用作演员化妆、游客休息，现在办成了咖啡厅。

7月8日，记者来到位于环翠区嵩山街道五家疃村南的这处剧场。从平地上一时还看不到看台，先看到的是看台下“藏”着的房子：一座扁平，有多个厚重石砌柱子的神庙状建筑。围着建筑前的草地绕行半圈，才能登上通往看台的石阶。

行走中你会慢慢地静下心来，感到一种秩序感、仪式感。登上舞台，面朝村庄和远方的田野，你会突然想大声唱歌。

“我一看到这处矿坑，立即激发了创作欲望。”何崴说，“东方美学中有赏石的传统，古人喜欢摩崖题字、面壁悟道、倚崖建屋，有天人合一的意味。石壁虽然残破，却有一种峥嵘奇峻的美。”

这一瞬间，何崴联想到了古希腊剧、意大利锡耶纳的坎波广场、南京中山陵音乐台。刚好这处矿坑与村庄只有一路之隔，建个剧场，给老百姓跳广场舞也好！

何崴工作室的驻场设计师唐静告诉记者，石窝剧场还没完工，老百姓就过来玩了。孩子们在舞台上追跑打闹，在分割草地的石板小径上走来走去，老人们坐在看台上聊天。2019年10月7日，中国·环翠山地越野挑战赛在五家疃村开跑当天，石窝剧场启用，第一场活动是为期一周的乡村音乐节。何崴在现场，默默地看着台上台下人头攒动，感到所有付出都值得了。“百姓喜欢，是对建筑师最大的褒奖！”他说。

“就像商品能引导消费一样，建筑可以引导人的行为，诱发公共聚集，提高村庄活力。”何崴说，“胶东村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经过一轮规划，但缺乏公共活动空间。如今，要尽可能弥补这一缺陷。”

五家疃村妇女主任岳吉叶是石窝剧场的常客。她说，以往，五家疃村的村民活动场所只有村委办公室前的一小片空地，施展不开。现在，五家疃和紧挨着的西庄村、台下村，村民哄孩子、散步、纳凉、跳广场舞，都喜欢上这里来。演出也不少：乡村文化节、公益电影、文艺汇演、送节目下乡、百姓宣讲等，剧场自用来办了20多场大小活动。今年三八节，三个村还一起在这里搞了汇演。

看到村庄有了变化，村民的心也活了。今年，在石窝剧场东侧，嵩山街道新打造了一个小而美的公园，眼下荷花盛开，蒲棒亭亭，煞是好看。嵩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王钟林说，这片地方原来是十七八户人家的柴草堆、七八家的小菜园，一听说要建公园，村民个个支持。他所在的西庄村，两户村民分别花了20多万元，把自家老屋修成了民宿，即将开张；村集体流转了13户民宅，准备搞民宿。

建筑引导了行为，也示范了美。在王家疃村，记者看到，早年改造的老屋，木屋梁还被当作丑物，用吊顶遮盖，或用木板条包裹起

来。而社会资本新开的两家团建室、村民正在改造中的两家民宿，都像柿园、琴舍、美学堂一样，自信满满地把木屋梁暴露出来；其中一家还像柿园一样，把室内的石头墙特意刮了出来，露在外面。

村民好似一夜之间被激发了创作热情。在自家门口卖多肉植物的王家疃村41岁村民刘俊彤，今年春天，把自家篱笆墙换成了木质花架样式；把铁防盗门拆了，请木匠专门打了两扇木门，还花了500元从淘宝上买了一套铜质扣钉，装在门上。“我们村是中央美院的老师给做的。摄影的、画画的、拍婚纱照的都来了，咱也装扮精致点儿。”她说。

农民有的是创造力。王家疃一户村民正在改造民宿。记者进屋，看到了一处令人忍俊不禁的发明：头顶的灯罩，原来是用八把蒲扇扎成的。“你看柿园的灯罩，就是一块白布。咱咋不能用蒲扇？”主人笑呵呵地说。

政府也更懂美了。十几年前搞村庄环境整治，王家疃的不少百年石头房被刷上了白涂料。现在，大家意识到特色才是美的，白涂料被清除了，老屋石墙露出了本来面目。逢万涛笑着说：“费了劲了。我们尝试了6种方法，最后用‘加热+高压水枪’的方式，总算抠了出来。”

对此，何崴很高兴。他说，政府请建筑师来，就是要作示范带动的。建筑师也不可能什么都做，只能以点带面。带不好也有可能带坏了，所以他们从最初就抱有谨慎。“好的建筑，应该是容器、酵母、灯塔，能承载功能、触发改变，让更多的人看到它，得到启迪。”

“就好比劝农民要保护老房子，别拆了，他不会听，觉得你在说教。你用行动，让他看到老房子也可以很美，能挣钱，他自然就不会拆了。这也是建筑引导行为的一种。”他说。

“乡村建筑，要和乡亲一起建筑”

在农村盖房子，20%靠农民自己发挥。但这20%，常常带给你很多惊喜。

何崴出生在北京城里，父母在大学教美术。他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本科毕业后，就到国外留学，再回到中央美院教书。一个城里人为什么扎到乡村搞设计？他说，他小时候，父母常常带着学生去郊区写生，他也跟着去。他家住在西直门外，但当时除了展览，周边都是菜地，他也和小伙伴一起去捉蛤蟆、斗蟋蟀。他上高中时，是上世纪80年代了，玉渊潭的八一湖还是一个野湖，没建成公园，他常骑自行车进去呆着。

“那时候，城乡之间还没有绝对的区隔，我对乡村还是有感情的。这是一种不同于故乡的熟悉感、亲切感，不隔膜，感觉下乡是很自然的事儿。”他说，现在，他也经常领着学生们到农村作田野调查，带自己的小孩到农村转转。他觉得，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，也是建筑师创作灵感的源泉。他希望以后的孩子们，也永远不要脱离乡村。

2013年，何崴第一次参与乡村建设，第一次作品落地，那年他40岁。

这个项目是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，位于河南信阳市新县周河乡西河村。这是个大别山深处的贫困村。为了说服农民让项目落地，也为降低造价，何崴全程与农民一起商量，用当地材料、当地工艺、当地人工搞建设。一年下来，他收获颇多。“其中最主要的经验，是乡村建筑，要和乡亲一起建筑。”他说。

一间大粮仓改造成了餐厅，房子太大，需